



倒影斑斓

邢玉冠 著



团结出版社



倒影斑斓

邢玉冠 ◎ 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倒影斑斓. 1 / 邢玉冠著. —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5126-3873-0

I. ①倒… II. ①邢…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7677号

倒影斑斓. 1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华忠兴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298千字
印 张: 11.375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3873-0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

本文中出现的
一切人名、地名、组织、机构、武器、
设备、科技手段均为虚构，与现实无任何联系。

.....

目录

引子.....	001
一、谜宅孤女.....	006
二、软剑飞刀.....	026
三、语文老师.....	045
四、烟笼湖心.....	068
五、教堂疑云.....	091
六、地下长城.....	109
七、高山栖仙.....	123
八、邀友掬星.....	144
九、羽化飞仙.....	164
十、祸福无常.....	181
十一、密林暗影.....	198
十二、潜龙冲天.....	219
十三、惩恶锄奸.....	236

目录

十四、假作真时252

十五、百战黄沙281

十六、冰封南国306

十七、弱旅雄师320

十八、谍影重重340

引子

已经是深秋的天气，寒意逐渐加重了。树叶枯黄，一阵风过，便纷纷翻滚着飘落。

一条不怎么热闹的马路旁，一幢颇豪华的宾馆。

夜幕渐渐降临，宾馆二十层的套房里，地灯散发出柔和的黄光，透过大落地窗，城市里变换着的远近各种色彩映照进屋子来。落地窗边，一个男人悠哉悠哉地坐着，漫不经心地看着夜景。他三十多岁，穿着宽松的睡衣，敞着怀，棕色的头发湿湿的，嘴角露出玩世不恭的微笑。

一个女人从里屋走了出来。她只裹了一条浴巾，慢慢坐在旁边的沙发上，又把两腿也蜷进沙发上来。那个男的听见她出来，但并没看她。

过了一会儿，那个女的轻轻叹了口气。

男人转过头来，看着她依恋的眼神，心中一笑：这个东方女人好像就这样迷恋上我了。

女人说：“你就这么要走了么？”

男人“嗯”了一声。

女人又叹了一口气。

男人说：“你怎么了？”

“好想一直就这样依偎下去。”女人幽幽地说。

“什么？”

“我现在好幸福，一辈子都这样就好了。”

“一辈子都一个样啊，那不是太单调了吗？”

“不会啊，只会越来越幸福，越来越开心啊。”

男人笑笑，心想：果然还是个天真的孩子，看样子还是个学生吧，一直也没问她多大了。

女子突然兴趣盎然地抬起头说：“你给我讲讲好玩的事儿吧。你说你是特工，不会是吹牛骗人家的吧？”

“怎么会是骗你！当然是真的了！”

“那你来C国有何贵干？”

她问我这个干什么？难道她是C国反间谍机构的？不会不会，他们应该不会为了对付我下这么大功夫，我现在干的那些事还不值得他们这么做。

“特工当然是来搞间谍活动的喽！”他坏笑着答道。

“哇！好厉害！我最喜欢007了，布鲁斯南帅死了！肖恩·康奈利越老越酷啊！你是不是跟他们一样啊？快给我讲讲！”

男人笑而不语。

女的等了半天，见他不说话，叫道：“你编不出是不是？果然就是骗我的！”

那男的受不了这样的激将，一下子起身，走入内屋，马上又出来，扔给那女的一个什么东西。

那女的拿起来看看，是个证件包，里面几个证件，照片确实是这个人，又看文字全是英文，说道：“看不懂。谁知道是什么啊？就算你真是间谍，也没有谁把间谍俩字印在证件上的吧。”

“那是A国大使馆的证件。”

“那又怎么啦？”

“大使馆，还有领事馆的人，原则上都有搜集情报的责任啊。算了，和你说这些你也不懂。”

“你是大使馆的啊，这么说你这特工是业余的喽。平常也就给大

家办办签证什么的，是吧？”这女的说话总能抓到让男的不爽的点。

“我是国家情报局的人！大使馆那才是掩护身份！国家情报局才是我真正的老板！”男的不自觉地提高了声音。

“声音这么高，你这间谍很高调嘛，不怕我去告了你，让人来抓你啊？”

“哼，没有证据，他们可不敢抓我，我是有外交豁免权的，抓了我也得放！”

“这么厉害！”女子眼里又重新燃起崇敬之光，“你每天都干什么啊？快给我讲讲你们的故事吧！好不好？”女子嗲嗲地扭动着，摇着他的胳膊。

面对她的撒娇，男人也有点松动了，心想：看她既不是反间谍机构的人，也不是什么爱国者，不过是个没脑子的花痴罢了，随便给她讲点儿什么算了。

想到这儿，男人就开始讲了起来。

听了男人的讲述，女的看了他一会儿，突然哈哈大笑，道：“你这间谍就是干这些的啊？说得那么冠冕堂皇，还什么长期影响计划，什么执行国家情报局定下的十条策略，说白了不就是找一些人，在网上胡编乱造，造谣生事嘛。这些网上见得多了，太不稀罕啦。”

那男的脸上挂不住了。

女的叹了口气，满脸失望但好像还在试图安慰自己地说：“唉，我也知道电影里都是假的，现实里的真实往往是无趣的。”她又抬起头，说道，“那如果按照这么说的话，反而证明你是真的特工了。”

那男的脸都青了，说：“真的大事又不能告诉你，那都是机密。只能告诉你这些。”

女的撇嘴一笑，说：“这话我也会说。我也知道好多最高机密，只不过不能告诉你，嘻嘻。”

男人沉默了许久，一咬牙，阴阴地说：“好，既然你那么想听，

就怪不得我了。那我就给你说个最近要发生的大事吧！”

“好啊好啊好啊！”女人一听，高兴地说。

于是男人深吸一口气，压低声音，又慢慢讲了起来。

听完男人讲的话，女人瞪大了眼睛。

男人得意地笑了，说：“怎么样？震住了吧？”说着，走到她跟前。

女人好像真的被吸引了，说：“你们真的要干这事啊？”

男人说：“我们才不会直接干这种湿活儿呢。”

“为什么？”

“风险太大，容易惹出麻烦。”

看着女人迷惘的眼神，他笑嘻嘻地又说道：“我们只是对想干这些事的人，给予便利。”说着，把身子压在她身上，两手圈在她脖子上。

女的笑道：“你又干什么啊？”

男的也笑着说：“我要杀了你啊！”

女的也不害怕，说：“为什么要杀我啊？”

“你知道了这么些秘密，不杀你封口，我怕不保险啊。”

“你舍得杀我？”

“有点不舍得，但谁让你一直逼我说呢。所以你死了，也得怪你自己啊。”

女的噗嗤一笑，说：“你还挺幽默的。”

男人心想：她以为我跟她说笑呢。虽然即使她出去给警察报案，警察也不会相信她的，只会把她当成疯子，但以防万一还是……

男的说：“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成全你啊。”

“嗯？什么？”

“你刚才不是说，想要一辈子这样下去么？我杀了你，你这可不就是一辈子了吗？哈哈，哈哈。”说着，他双手用力掐下去。

天亮后，宾馆楼下，警方拉起了隔离带，道路两边，有一些人在围观。

一些穿警服的和一个穿西服的人掀起隔离带，进入封锁的现场。穿西服的问现场的警察道：“人死了？”

“死了。”

“现场勘察过了？”

“对，都结束了。”

“死因呢？”

“还要看尸检结果，现在不好说啊。”

“尸体呢？”

“马上就抬下来了。”

“听说现场有个A国使馆的证件？”

“嗯，小王，把现场的那个物品袋拿来。”

穿西服的接过塑料袋，仔细看了看证件，嘟囔道：“这事真麻烦……”

正说着，两个人推着一个担架车过来，车上有一人，盖着白色的布。

穿西服的人掀开白布来，瞥了一眼，只见死者几乎没穿什么衣服，死得很痛苦的样子。他不忍多看，又把布盖上了。

这时，一辆汽车呼地开了过来，停在隔离区边上，车牌显示是“使”字开头的。车上下来两个外国人，他们也越过隔离带，来到推车旁边。

穿西服的和他们稍微一寒暄，也没多说什么，只是示意他们看看。

其中一个外国人掀开白布，另一个外国人略微一低头，看着担架上躺着的棕色头发的男子，表情阴郁地说：“没错，这是我们的人。”

一、谜宅孤女

吴顶是燕子湖中学高中三年级学生，此刻正在上今天最后一堂自习课。明天就是周六了，所以这也是本周最后一节课。这所学校以学风自由而闻名。别的学校，高中一入学，学业就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但燕子湖中学却是不到高三最后一个学期，绝没有晚上加班、周末加课的事，老师就像大学老师似的，上完课就杳如黄鹤了。

吴顶写完作业，抬起头看看其他同学。他对环境的新鲜感还没有消失，因为他两个多月前才转学到此。

吴顶的父母不在这个城市里工作，平常并不照管他太多，但这一次却没来由地把他转到这所中学来。其实，吴顶对此并不在意，他学习不错，觉得在哪儿也无所谓，交些新朋友也蛮有趣。

吴顶回忆起第一次来的那天，他早晨起了个大早，拿着入学材料，以及体检的单子、行李，来到学校办手续。然后，把行李放入宿舍，就到教学楼找到了班主任沈老师。沈老师是个和蔼的、身材清瘦的男老师。他核实后，就笑呵呵地拍拍吴顶的肩膀，领他去教室。

那时候，好多学生还没来，教室里稀稀拉拉的。沈老师站在门口，沉吟一下，说：“何俊旁边没有人坐，你坐在那里吧！”吴顶按着他的指向，坐到靠窗户的一个座位上。

他打量一下周围环境，教室陈设还不错。然后寻思：看来我有一个同桌，是个叫何俊的人。

何俊，何俊，名字倒是挺文雅的。

同学陆续来了，有的诧异地看着他，有的也上前来打招呼、询问一下。他们除了问问吴顶的名字，从哪儿转来之类的问题，好像还都不约而同地问他为什么坐在这个位置上，是自己选择的吗？

吴顶也没在意，只是回答说，是沈老师指定的。

又来了一个男生，径直走到吴顶旁边的座位旁，毫不认生地打量了片刻，说：“新来的？”

吴顶说：“对，我叫吴顶。”

那个男生和吴顶握着手，说：“吴顶啊，顶好，顶好！”

吴顶说：“你是何俊吗？”

那男生愣了一愣，呵呵笑了起来，说：“别别，我可不是何俊。我叫赵克勤，坐在前面。”说着指了指吴顶斜前面的位置。

吴顶点了点头。

赵克勤凑过来说：“谁让你坐这儿的？”

又是这个问题。

听了吴顶的回答，赵克勤揶揄地笑笑说：“你坐在这儿，那可有你受的啦。”

“为什么？”

“逗你玩的，也没什么，哈哈！”

听了这样的话，吴顶有些不安又有些期待这个同桌的出现了。按他的定式想法，老师常为那些调皮捣蛋、多动爱说的人单独安一个座。现在被同学们这样问来问去的，莫非何俊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吴顶脑子里不自主地构造出一些模糊的人物形象，都是些不良少年、地痞、无赖的造型。

吴顶拍拍额头，强迫自己停止悬想。

人都到得差不多了，这个何俊还不来，岂不是马上要迟到了？又或者不良少年们其实都是不准时来上学的，甚至不怎么上学的？

正在胡思乱想着，有人飘然来到座位前。

吴顶抬头一看，眼前一亮。一个留着短发、个子挺拔的女生，有些好奇地盯着吴顶。

原来班上还有这样的清秀的女生！

那个女生轻轻又充满询问地在旁边坐下来，看着吴顶。

吴顶见她坐在旁边了，惊讶地张大了嘴，脱口叫道：“你，你，你就是何俊？”吴顶设想的斜叼烟卷，两膀子纹身的形象还满脑子浮现，突然眼前出现这么一个姑娘，有点吃惊，连声音都变调了。

“对呀！欸？你都知道我名字啦。那你叫什么啊？”何俊微笑着说。

吴顶赶紧镇定一下自己，说：“我是刚转来的，叫吴顶。口天吴，山顶的顶。”

何俊深深地点了一下头，脸上带着一种似笑非笑的神情，柔柔地看着吴顶。

吴顶的心境一向波澜不惊，就算心中有什么起伏，一般也表现得山老地荒，但今天由于出乎意料，颇为失态。他突然之间有些窘迫，不由自主想把视线移开，好像心底深处被什么触动，是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何俊的相貌实在不好细描述，她的神情也奇特得难以名状。她眼睛也不弯，嘴角也没翘，但给人感觉却是含着笑。而那含笑的眼神里还流露出自然淡雅的知性气息，凛凛敛敛，柔柔弱弱。

何俊这样女生的邻座，难道不是明争暗抢吗？为什么没人呢？而且为什么大家见吴顶坐这里都格外在意呢？

吴顶潜意识里好像也有些知道原因了。

第一次见何俊的人，别说和她对视了，连看她一眼都不由自主地想要把目光挪开，就好像何俊身上放出了光芒，让人不能直视。

后来吴顶得知，在这个班刚开始排座位时，何俊与一位很是调皮的男生同桌。这个男生能说能笑，能打能闹，十分活跃，着实是个不安定因素。但往何俊旁一坐，仿佛换了一个人：话也不敢多说，就算

说也是结结巴巴，好像生怕说错什么，做事也手忙脚乱。何俊和他搭话，他回答时甚至气都喘不顺，仿佛忘了怎么呼吸似的，就像小孩在严苛的师长面前，想表现一下自己，却又怕犯错的紧张神情。就这样他在受了一段时间折磨后，终于忍不住换了座位。

这间奇特的学校有个不成文的规矩：男女生尽量搭配着坐。据说这是老师们的经验，男女生思维方式不同，对学习有互补性，多交流可以取长补短，如果搞得男生一堆儿，女生一堆儿，会有成长缺陷。至于其他学校严防死守的学生谈恋爱问题，在这里看得轻松平常，有些女老师甚至挺爱八卦学生们之间的暧昧关系的。

所以之后也有几个男生和老师要求，去和何俊坐一桌，但都没持续多久。那些男生都表示，能和何俊一个班，远远地看着她就心满意足了，如果离得太近，反而会心猿意马，心惊肉跳，心身俱损。而且还会吸引全班、全年级乃至全校男生的仇恨，简直折寿。就像人类远远地享受太阳的温暖一样，如果强行接近太阳，反而会融化在太阳的高温中。

反正座位也不可能正好坐满，于是何俊旁的座子就空下了。

当时，吴顶可不知道这些掌故，而且已经大喇喇地坐下了，除了刚开始心中波动了一下以外，此后又恢复淡然了。何俊估计好久也没个同桌了，现在终于来了一个，显得也挺高兴的。

就这样，一晃两个月过去了。

吴顶依旧是中规中矩地过着每一天。他从小就是这样，父母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老师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该吃吃，该睡睡，“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除了有时去找人交流外语，或者自己学外语，其他也没什么特别喜爱的事情。

而他的同桌何俊好像比他还有过之无不及。

何俊做事不急不缓，也不多说话，好像从没什么情绪波动。她早上比规定时间早两三分钟到学校，晚上放学整点回家。好多同学留下

自习，有的学到很晚才走，何俊一次也没留下过。何俊虽然没特别刻苦地学习，但学习成绩却不错，每次小测验都在全班前十名以内。关键是在高中这种人人明争暗斗、成绩至上的大氛围里，何俊貌似根本不在乎成绩，虽然她成绩不差，但看样子即使差了，她也无所谓。

又有传言说，何俊的父母也都不在本地，好像在国外，估计是做大的生意什么的，所以何俊努不努力学习，都无关前途命运。

何俊办其他事也都四平八稳，比如帮老师收作业，比如打扫卫生做值日，再比如上体育课颠排球，她都波澜不惊、不偏不倚地办好。

何俊虽然话不多，但待人和善，说话轻柔，无论对方是谁，都会感觉很舒服。但就是这样的何俊，吴顶却渐渐发现了一个问题：何俊好像根本没有朋友。

她上学放学都是独来独往，中午去食堂吃饭，有时是一个人，有时和班里的女生一起，但也是碰到谁就和谁吃，并不像其他女生一样，三三两两，好得难解难分。吴顶自己虽然也是慢热型，不是自来熟、和谁都打成一片的那种人，但都已经和班里同学混熟了，比何俊这个呆了两年的人好像还强些。因此，班上同学和何俊说话也都客客气气，虽然友好，但吴顶却感觉有些生分。其实班上的男生女生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何俊，也都挺喜欢她的，大家反而觉得如果何俊真的有了一个死党，那还能叫高冷的何俊吗？

坐在前排的赵克勤是班长，只有他偶尔会和何俊开开玩笑。比如，就是吴顶刚转来的那一天，何俊刚坐好，赵克勤扭过头来对吴顶说：“吴顶同学，你还记得我刚才和你说什么吗？”

吴顶说：“记得啊，你说我坐在这位子上，那可有的受啦。”说着扭头看看何俊。

何俊没听见的样子，默默地收拾书本。

“你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吗？”赵克勤问。

“不知道。”

“因为你旁边这个人表面和善，内心狠毒，经常会使用冷暴力，时间长了，让你得抑郁症。”赵克勤凑到吴顶耳边悄悄地说，但声音响得足够何俊听到。

何俊说：“你说什么？”

赵克勤装作一惊，又摇头晃脑地说：“我没说什么啊，我就介绍一下你，我说这位何俊同学，那可是得道高人，像我等一般凡夫俗子，常难遇她的金口一开呀！哈哈。”

何俊不以为然，轻轻地说：“哪儿有啊。”就又要去收拾自己的东西了。

接着就要上课了。等赵克勤转过身去，何俊凑过来，对吴顶努努嘴，小声说：“我要开始冷暴力了，当心哦。”说完就又低下头，捧起书来开始看了。

吴顶瞪得大大的眼睛，不知所措地眨巴了两下。

就是这样，貌似无趣的何俊也偶尔会开开玩笑，有时吴顶甚至都没搞清楚她是不是在开玩笑。

有一次，吴顶发现自己写好的一页作业忘了带来，何俊帮老师来收作业，吴顶没办法，只好说：“我写好了，但忘了带了，怎么办？”

何俊淡淡地说：“哦，那也没什么，估计就是开除学籍吧。”

吴顶哑然失笑，好冷的笑话。抬头看看，何俊表情正常，正在本子上记录什么，好像在说一件再合理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似的。记录好了，就转去问下一个同学要作业。

还有一次，吴顶想借何俊的橡皮用一下，就指着何俊的笔袋问道：“我想用一下橡皮，好吗？”说着手已经很接近她的笔袋了。

却听何俊轻声喝道：“别动！”

吓得吴顶手咻地往回缩了一下。

何俊说：“会爆炸的！”

吴顶看着她略带紧张严肃的表情，都不知道该不该笑。

何俊自己把橡皮拿出来，要递给吴顶。